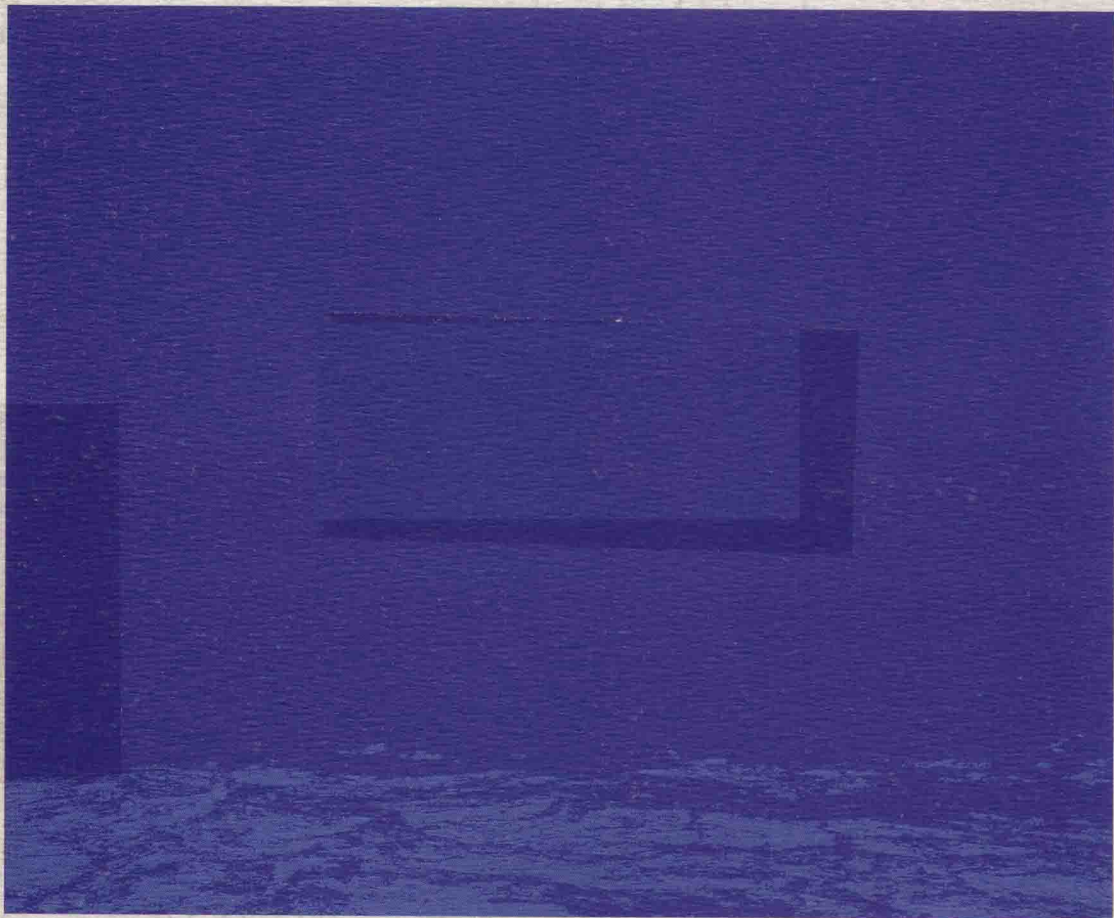


寒溪文化丛书

西山采灵芝

刘敬堂 著

长江出版传媒
© 湖北人民出版社



寒溪文化丛书

西山采灵芝

刘敬堂 著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山采灵芝/刘敬堂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10

(寒溪文化丛书)

ISBN 978-7-216-08732-2

I. 西… II. 刘…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7369 号

出 品 人:姚德海

责任部门:高等教育分社

策划编辑:靳 强 陈晓东

责任编辑:刘天闻

封面设计:刘舒扬

责任校对:范承勇

责任印制:谢 清

法律顾问:王在刚

出版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刷: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数:167 千字

版次: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书号:ISBN 978-7-216-08732-2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张:14

插页:2

印次: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本社旗舰店:<http://hbrmcbs.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027-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027-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辑 寒溪秋语

春满鄂城	(3)
松人风	(5)
江南古桥	(10)
猗猗之兰	(13)
种荷小记	(17)
松风遗韵	(19)
荷莲三章	(25)
夜泊三山湖	(39)
芳草知音	(42)
老墙	(45)
我食武昌鱼	(48)
扬子寻白鹭	(53)
庾楼断想	(58)
隐秘的古剑	(62)

西山采灵芝

目

录



苏轼的追星族	(71)
寻找望夫石	(74)
一幅古画	
——鄂城东门塔印象	(77)
天下第一伤心人	(79)
走进乌衣巷	(84)

◆ 第二辑 行旅拾遗

马嵬与红颜	(89)
子何不去	(93)
敬仰施全	(96)
苏轼与牡丹	(99)
遗憾儋州	(102)
柳泉·法术·绛雪	(109)
颍州西湖遗韵	(117)
十笏园看竹	(120)
浣夫人	(123)
后庭花和胭脂井	(126)
绿珠化泪珠	(128)
五台月	(131)
阙里行	(134)
连理树	(137)
古吹台下逢知音	(140)
枫桥听钟	(143)
李白的那轮月亮	(145)
漱玉泉的灵气	(148)
永远的“定远”号	(152)
魂归来兮	(155)

烛台华表	(158)
鲁壁	(169)
我的普希金情结	(172)

◆ 第三辑 书可养心

读书杂谈	(177)
唐诗中的唐史	(180)
一捧烈山土	(184)
是谁诬陷了李白?	(187)
读史五公祠	(190)
乾隆御诗及其他	(194)
寻找芭蕉院	(196)
包公墓中的缺失	(201)
李白与晁衡	(204)
琅琊读史	(207)
鉴湖情思	(213)

第一辑 寒溪漱玉

春满鄂城

从武汉乘船顺江东下，约三小时便到依山临水的江南古镇鄂城，这就是著名的武昌鱼，又名樊口鳊鱼的产地。鄂城古名武昌，从三国时代孙权在此建都起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解放以来，鄂城人民鼓足干劲，奋发图强，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使这座古镇揭开了新的一页。

阳春三月，登临西山，鄂城景色尽收眼底。

放眼西望，处处生机勃勃。横贯樊口湖区的九十里长港犹如玉带，一百多座电力排灌站林立两岸，一望无际的绿色麦田里镶着一块块金黄色的油菜田，仿佛色彩鲜艳的锦毯。谁会想到，这里就是昔日的烂泥窝芦州畈。当地曾流传过这样一首歌谣：芦洲畈，大肚汉，十年九不收，发水就讨饭，百里不见人，锅台宿大雁。在剥削阶级的统治下，人们做了大自然的奴隶。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樊口人民依靠集体的力量，改造了原有的水系，大自然变成了人们的奴隶。他们在西山脚下，建起了一座能灌能排的大型水闸，利用江水控制梁子湖的水位，天旱时江水灌湖，水大时湖水进江，扩大了十七万亩旱涝保收田，粮食亩产量由原来的三百多斤提高到九百多斤。他们还充分利用水源条件，发展多种经营，深湖养鱼，浅水植藕。畅销市场的杨林湖白莲，就是东沟人民公社培育出来的。

极目北望，岗陵起伏，用洁白的大理石组成的“开发矿业”



四个大字，醒目地镶嵌在山腰的石壁上。这里，炮声隆隆，正在大打矿山之仗。这个县的各级党组织，为了大力支援农业，根据本县的地下资源情况，发动群众办起了十二个小矿山。不但满足了本县的需要，还为国家大中型钢铁企业提供了近百万吨优质矿石。大洪山铁矿在办矿初期，一百多名贫下中农怀着“开发矿业”的雄心壮志，扛着工具，背着行李和粮食，在一片荒山野岭中安营扎寨，打响了夺矿的战斗。六年来，他们坚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由办矿初期的两把大锤和三根钢钎，发展到拥有汽车、柴油机、压风机等设备，年产铁矿石八万吨。

西山东麓，长江之滨，只见一排排厂房，鳞次栉比；一座座高炉，昂然矗立；汽车、火车往来如梭，一片繁忙景象。这里就是新兴的鄂城工业区。县委根据“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因地制宜兴办了钢铁、炼铜、化肥、农药、水泥、橡胶、塑料、机械等二十多个小型地方工业，拥有几百台机床设备，生产了大批电动机、水泵、脱粒机、变压器、粉碎机等农业机械。

地方工业的发展，加速了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全县已拥有各种农业机械设备一万多台，输电线路两千多公里，脱粒、灌溉、轧花、米面加工，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旱涝保收面积占全县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五。一九七二年虽遇百日大旱，粮食亩产仍然超过《纲要》。

西山南面，是洋澜湖，湖畔的学校、医院、职工宿舍，掩映在杨柳丛中，显示出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三国时的吴王避暑宫遗址，已成了劳动人民的娱乐场所。每逢节假日，一批批工人、贫下中农和居民、干部便来这里游览、休息、学习。九曲亭下，笑语喧天，洗墨池旁，歌声不绝。

（此文于1973年5月2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并随后三年入选湖北省中学《语文》课本）

松 人 风

徐迟和西山有缘。其缘似在风雨。

数十年来。他曾多次到过西山，大约都遇过风雨。鄂州的友人曾请他为西山写一篇文章，为此，他风尘仆仆地由武汉赶到鄂州，当天即登西山，寻词觅句。谁知风雨骤至，只好避于亭中。此文已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鄂州西山记》。文中论及古今，纵横中外，却仅八百六十言，可谓精矣。

金秋十月，天高气爽。他又来了。此番是与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洪洋夫妇结伴同来的，他想看看西山的秋山、秋水、秋菊，还想夜登松风阁，看看秋月。谁知缘分难违，又是风雨迎故人。

作为东道主，我们在半路上接到了他们。天初阴，将雨未雨。但当到了西山脚下时，已落毛毛雨了。

我们缓缓而行，边走边谈。徐迟的心境颇佳。他问及他所熟悉的人和事，还特意询问过二十六年蹲点时住过的垅子的变化。当年，他曾和洪洋一道，在梁子湖畔体验生活、采访、写作，也常常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当年，徐迟尚不到不惑之年，有一种书生的潇洒；洪洋倒像一位山东大汉，有一种军人的气度。记得我和一位省报副刊编辑去看他们时，也是个有风有雨的天气。他们刚刚送走前来约稿的茹志鹃，二人正在房内对着一盆炭火对酌。如今，他已是七十五岁高龄的人了，还有

西山采灵芝

第一辑
寒溪漱玉



这浓的游兴？我总觉得他是来寻觅什么的，是一个梦境？一首诗的灵感？还是回味人生旅途上所经历的风雨？

在萃景园里，我们一边品尝东坡饼，一边喝茶。他告诉我们说，他正在撰写回忆录，建国前的那一部分已经脱稿，下个月即可发表。还兴奋地说，他如今写作，不再像过去那样一笔一划的在稿纸上跋涉了，借助于现代技术，电脑代替了笔，速度快。易修改，且操作方便。说着，竟笑起来了，笑得很开心。

“我还是半个鄂州人呢。”他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令我迷惑不解。

原来，他的祖籍在浙江吴兴县，祖父曾在鄂州当过地方官，父亲在这里的一家当铺里干过事。也许是书香门第固有的传统吧，他们都在鄂州写过诗，诗中还提到过金牛、观音阁、南楼、古灵泉寺、避暑宫、试剑石、吴王城等地名。他收藏着这些诗稿。

徐迟是在三十年代中期从事翻译和写作的。开始是写诗和散文，著有《二十岁人》、《最强者》等诗集，还有《美文集》、《狂欢之夜》等散文集和小说集，同时还有不少译著。解放后又出版了《我们这时代的人》、《庆功宴》、《战争、和平、进步》、《共和国的歌》、《美丽·神奇·丰富》等多种文集。由于他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且性格开朗，喜游好动，见闻广博，加之对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研究（当然也涉猎现代科学），所以，在文学创作上，有较深的造诣。近十几年来，又先后发表了《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生命之树常绿》、《在湍流的漩涡中》、《石油头》、《刑天舞干戚》等报告文学，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他急于想去松风阁看看，但窗外的风雨未停。他却不以为然，诙谐的说道，也好，风雨中的松风阁更有一番情趣。我们

似受了他情绪的影响，于是，稍事休息后便上路了。

先爬上电视台的铁塔，饱览了风雨中的市区风光之后，又冒雨来到建在半山腰上的松风阁。

在阁的一楼大厅中央，刻有黄庭坚的《松风阁》诗。黄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又是江西诗派的领袖，其创作诗多于词，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但由于他主张“无一言无来处”，且过分注重技巧，故其作品不免晦涩和典故过多。而他的书法艺术却更为当时和后人所称道，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当年，他曾夜宿松风阁，听松涛而成韵，写出了名蜚天下的《松风阁》诗，并亲笔书写在研花布纹纸上，是书法宝库中的珍品。日本出版的《支那墨迹大成》的第二卷首页上，影印了这件作品。记得一九六五年秋，陈毅元帅到西山时，边走边吟此诗，竟能一口气咏毕。右侧有洪洋撰写的《西山新记》，系书法家曹立庵所书；左侧是画家唐文宣的一幅梅花。

徐迟的《鄂州西山记》留在二楼大厅的中央，是书法家陈经义书写的。他从头至尾读了一遍，站立良久，才又缓缓踱到走廊上远眺。山上，白云渐生，远处的楼宇隐约可见。半城秋水半城花，烟雨暗千家。吴王古都城，在风雨中确有另一种韵味。

不知松风阁的命名是否与唐人刘长卿的五绝《听弹琴》有关，或者与那首古曲《松入风》有关，我总觉得和自然规律有些相悖。松入风，是静受于动；风入松，则以动态加入静体，才能观风撼松林之势，闻松涛不绝之声。有动有静，有主有次，回味无穷。“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管它悖与不悖，反正古曲《松入风》已成绝唱，世人早已认可，何必再去追根求源呢。

阁的四周尽是松树，可惜，树龄都不大。徐迟和洪洋却极力赞扬，言此处有黄山之势，庐山之态，数年之后，必然古木



参天。每当风起，松涛如潮，此阁便可名副其实了。

天将暮，风雨更甚。我们在客室中小憩，品茗赏菊，但见几盆菊花擎蕾未绽，在山风中微微摇曳着，似在向客人表达着歉意。

话题自然离不开文学。他谈了自己长期从事诗歌创作和编辑《诗刊》的一些体会。写诗，首先要从我国古典文学遗产中吸取养分，并跟上时代潮流，再加上个人的气质和努力，才能写出上乘的诗作。至于报告文学的创作，他承认难写，写知识分子尤其知名度高的知识分子更难，而写目前尚在的知识分子则难上加难了。此中的苦衷，无需细讲，便可理解。不过，我更喜欢他的《祁连山下》。据他介绍，那是一九五六年写的，发表在一九六二年的《人民文学》上。这篇作品的发表奠定了他在报告文学创作上的地位。《祁连山下》描写的常书鸿，是一位受人敬佩的敦煌艺术家和美术史家。徐迟在这篇作品中，以气势磅礴的笔力，绚烂多彩的文字，再现了常书鸿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和打击，义无反顾的向艺术的顶峰攀登的故事。尤其写到主人公事业的艰辛，生活上的流迁，由巴黎到桂林，又由桂林转重庆去敦煌的过程，似一幅生活的长画卷；当写到常书鸿虔诚地站在《萨垂那太子舍身饲虎图》前深思时，他的雕塑家妻子却像石壁上的“飞天”一样，悄悄地飞走了。主人公不顾心上还在淌着鲜血，毅然舍身于敦煌艺术了。读到此，令人感动不已。

也许与他写诗和倡导诗歌朗诵有关（抗战初期他和光未然及一些音乐家、戏剧工作者一道，在重庆举办过诗歌朗诵会，还组织了诗歌朗诵队），他在创作上对语言的运用很有特色，如吸收古代散文、骈文和辞赋的词句；对外国语言的文法和句子结构的使用等，都恰到好处，所以，写的声调明快，朗朗上口，既有对称之美，又有对比之效。

我约徐迟和洪洋为我们的刊物写篇文章。当他听说我曾在北海舰队工作过时，他指了指洪洋，幽默地说，他是南海舰队的，今天，两个舰队在这里碰头了。

下山时，市区正是万家灯火，但风雨未歇。

夜宿南浦园。

西山采芝

第一辑 寒溪漱玉



江南古桥

江南多古桥。由于地理环境不同，北方和江南的古桥也不尽相同。北方的古桥大气、壮观，有一种阳刚之美，似能听到金戈铁马之声和壮士们的慷慨悲歌。卢沟桥上的那些石狮子的身上，仍残留着当年的烽火硝烟；赵州桥上的深深凹槽，记载着漫长岁月的印痕；西安城外灞桥桥头的垂柳，至今还记得李白、杜甫和贺知章们折柳话别的咏唱……

江南的古桥，不但众多，而且各具风韵。它们婀娜多姿，玲珑委婉，像仪态万千的江南女儿，丽而不娇，俏而不俗。每逢看到江南的古桥，总会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是在路途上与它们擦肩而过？还是在唐诗宋词元曲中邂逅？由于客居江南多年，便对江南的古桥有了一种难以割舍的心结。所以，每逢出行，若遇到古桥，总会在桥上流连一阵子。

江南多雨，湖泊众多，水网纵横，连接彼岸的古桥便应运而生了。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说那里是“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可见那里的古桥之多了！今天，在周庄、南浔、西塘、乌镇等古镇里，到处都能看到大小不等、造型各异的多孔或多孔的古桥。我曾在绍兴住了些日子，惊叹那里的古桥之多之美。由于城里河道众多，舟船成了居家过日子必不可少的代步工具，也载来了生活物品。河多桥便多，全城竟有上百座古桥！望着桥下往返如梭的船只，始信“三步两桥寻常见，舟楫代步船当

车”，不虚！

当我踏上长长的二十四桥之后，望着桥下的一泓秋水，心中不禁怀疑脚下的青石板，是不是杜牧当年踏过，才写出了“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有些古桥看上去平淡无奇，但却留下了优美的故事。绍兴有座“题扇桥”。当年，一位在桥头出售纸扇的老婆婆，一面流泪一面叹息。原来，这些纸扇都是她亲手制作的，虽然做工精细，无奈秋风乍起，天气转凉，故而无人问津。路过的王羲之听了之后，便找来笔墨，在扇面上题写了诗句。消息传开后，纸扇被人抢购一空，后来者为了得到一扇，竟以十倍之价向人求买。于是，此桥便有了此名。

西湖苏堤上的断桥，据说是许仙和白素贞相会的地方，“断桥残雪”便成了杭州的十景之一；苏小小和阮郁曾在“西泠桥”上演绎了一个凄美的传说；陆游和唐婉分别时，四目相望，二人的泪珠便洒在“春波桥”上了。

有些古桥，虽未与历史名人沾上边，但它们的名称却能引起无穷遐想，如飞虹桥、卧龙桥、映月桥，等等。因它们连通了村镇井肆，造福于人，被人称道。一个地方只要有了桥，便有了灵秀之气，“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用不着去刻意渲染，就是一轴水墨丹青，一种耐人品味的诗境。

为了体验《枫桥夜泊》的感受，我曾在寒山寺山门外的枫桥上逗留了多时，虽然身边就是寒山古寺，却不是夜半，桥下也没有舟船，更没有渔火了，心中不免有些许的惆怅。于是便去了寺中，向僧人交过费后，用尽力气敲响了几声寺钟，以了却一种心愿。当悠扬的钟声在天际间渐远渐弱时，我似乎听到了“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隽永余音了。

最令我难忘的，是南京的朱雀桥。这座古桥桥北的夫子庙，是人们拜谒孔子的殿堂，弥漫着浓浓的文气，桥南就是乌衣巷。